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普莱斯威克 Restmick

[美]大卫·霍夫◎著
周莹◎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普莱斯威克

[美]大卫·霍夫◎著
周莹◎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 22 - 2010 - 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莱斯威克/[英]大卫·霍克著;周莹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21-09066-9

I. ①普… II. ①霍…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9387号

Prestwick

Copyright© David Hough 2009

First published by BeWrite Books, 208 - 19897 56 Ave. Langley. BC. V3A
3Y1. Canada.

This translation of prestwic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普莱斯威克 Prestwick

[英]大卫·霍夫 著 周莹 译

出品人	曹维琼
策划人	杜培斌 陈继光
责任编辑	陈继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1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220千
印张	10.375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09066-9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6828640 6828477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51)6828477 6828390

序 言

任务失败。所有人都为此感到痛心疾首。

从乔治·夏普的声音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航天飞机上紧张的气氛。

“休斯顿,我是华盛顿号。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尽管明知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任务指挥官还是问了一句。

“华盛顿号,我是休斯顿。很遗憾,但这是降落的唯一办法,开始实施燃烧行动吧。”他虽然语气坚定,但心里却十分清楚,这种结局是无可避免的。

飞机副驾驶员彼得·古特利坐在飞机右侧。夏普冲他点头道:“好,小彼得,听到了吗?咱们这就掉转机头吧,恐怕无论怎样都要带着这枚原子弹降落了。”

他开始掉转机头,燃烧引擎以降低飞机速度,然后重返大气层。此时,彼得的神情已是高度紧张。

夏普的注意力此时已转向了那些仪器。他将问题重新梳理了一遍,心里却还隐隐抱了一丝侥幸,仍旧期盼着能发现些什么关键性的线索,来帮助他们逃过这场灾难性的爆炸。

“华盛顿号,你的燃烧状态看来不错,现在该进行脱轨燃烧了。”

“收到,休斯顿。”

就是这样,已没有退路了。在第二年任期的第一个月之初

时，罗纳德·里根就已经在白宫厕所里为他疯狂的新型战略防御计划担心了。然而星球大战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要么航天飞机安全着陆，要么无数人在原子弹毁灭性的爆炸中丧生，又一个广岛城将如同独立日里燃放的爆竹一样炸响。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在咫尺。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第十章	164
第一章	1	第十一章	181
第二章	13	第十二章	197
第三章	36	第十三章	211
第四章	65	第十四章	231
第五章	74	第十五章	245
第六章	102	第十六章	266
第七章	110	第十七章	286
第八章	134	第十八章	305
第九章	145	第十九章	320

第一章

大雨密密麻麻地敲打在 747 的前窗玻璃上。多奇·内尔透过雨幕望了出去,心里不禁再次泛起疑问:这飞行到底有什么好处,值得他一次又一次地飞来飞去。

他反复自我安慰着,想让自己相信,984 航班起飞的延误绝不会是什么不祥之兆。在肯尼迪机场启动引擎的时候,他们已经延误了 3 小时。机务人员分发了免费饮料,人人强作笑颜,但乘客心中却仍然惴惴不安。

多奇还以为警方会要求撤换所有机务人员。纽约警局派来的侦探对所有人进行了讯问,对笔录加以对比之后,又从中挑了一些人出来,进行了二次审问。第二轮问话时,多奇在航站楼大楼内一间晦暗的屋子里,与一名胖警官面对面对质着。

“你以前和这个女孩同机飞过吗?”他一边说,一边将嘴里的口香糖倒来倒去。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多奇挺了挺肩膀,端端正正地坐在硬木椅子上。他努力表现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尽管已经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可他毕竟只有 29 岁。

“我真的不知道,不记得她了。”

“除工作时间外，你接触过她吗？”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和空姐见面上。我的婚姻很幸福。”话一出口，他立即后悔说了“幸福”一词。他脑中立刻浮现出珍妮待在埃尔郡家里一边哭一边织毛衣的情景。

警察突然停住了，半张着嘴，露出了粉色的口香糖。“你知道这个女孩的背景吗？”

“我不记得她。”他捏了捏手指，似乎颇为懊恼，也不知是因为他的问题还是因为那口香糖。

警察伸出手，指着那个女孩——那个纽约地铁里遇刺空姐的半身照问道：“你确定？”

“我们肯定是乘坐不同的航班来的。”

“但你以前跟她同机飞行过？”

“可能飞过，也可能没有。我和你说了，我不记得了。警官，你知道这个公司有多少机务人员吗？”

警察的语调尖刻起来：“这个女孩死前曾饱受折磨，被弄得遍体鳞伤。”

“我从来不打女人。你要不要我妻子的签字声明？”

“伙计，别和我耍滑。在我们的地头上死了个英国人，如果你不配合，我们也不会让你好过。”他把口香糖咽了下去，然后用他宽厚的手腕抹了抹嘴唇。

审问费戈斯·麦克纳博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可能因为他是机长，死者又是他的机务人员。这位老飞行员在审讯室多待一分钟，多奇就多一分的不自在。麦克纳博是个凯尔特人，脾气暴躁。

出乎他预料的是，审问突然结束了，一位高级警官宣布，允

许机务人员登机。不管是谁杀死了莎莉·斯克林格,凶手肯定是不在飞往苏格兰的984航班上了。现在,多奇可以回家去找珍妮了。这次,他们可以好好聊聊,把几周前就应该进行的谈话进行下去。

“该死的警察!”麦克纳博挪着脚步走向座位,坐在驾驶舱左侧。他身材高大,脸庞宽阔,浓密的白发倔强地挺立着,说话时带有一口浓重的格拉斯哥口音。他用宽厚的手掌握住了操纵杆,两眼凝视前方,咬了咬牙。

多奇忍了忍,没有做声。这位机长对驾驶飞机虽然很在行,却不善与人沟通。

麦克纳博眼光在四周扫了一圈说:“这地方真糟糕,真高兴咱们又可以回家了。”

“机长,这次飞行可能会比较凶险,一直都有新的湍流报告。”

“比这更差的情况我也飞过。你最好帮我们联系联系,申请起飞。”

多奇跟指挥塔联系的时候,机长打开了惯性导航系统。开启后,激光陀螺仪和加速度表就能够检测出飞行器的每个动作,并始终能够显示他们所在的位置。

“妈的!”

“机长,有问题?”

“手指的毛病。”

麦克纳博关掉仪表盘,重新启动后输入了关键坐标系数。一切完毕之后,他一把抓过旅行包掏出一卷文件来,从里面找出飞行日志后使劲摔在了控制台上。多奇还以为机长听到了

他跟指挥塔的通话。

他摘下耳机,挂在脖子上说:“允许我们启动引擎了。”

“早该如此了。警察盘问你了,对吧?”麦克纳博注视着仪表。

“问得很仔细。”

“他们调查的事,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机长,什么都没有。”

多奇匆匆地浏览着技术日志上的表格。

“一个经济舱厨房里的饮用水有问题。本来应该修好,但……”

麦克纳博使劲摇了摇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它。”

“但是公司规定……”

“公司的规定都是没用的东西。我们不要被那些条条框框束缚住了,不就是下等舱里该死的饮用水嘛!没水就让他们喝啤酒去。”

那个周五的晚上,他们本应该按照东部标准时间,于6点准时启动引擎。横跨大西洋需要7个小时,再加上纽约和欧洲之间5小时的时差,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6点钟降落,在周六早餐时间便可以抵达苏格兰。另一班机务人员会在苏格兰等候,然后驾驶747飞往伦敦。但由于在纽约起飞时就已经晚点,这班机务人员恐怕要等很久了。

多奇把他的旅行包拉到腿上,拿出飞行记录来看了看。天气预报上的消息不容乐观——格陵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上空的反气流,已形成一个冷空气前锋,并向南移动;苏格兰布雷玛的气温骤降至零下27华氏度,就连英格兰也下起了百年不遇

的暴风雪；虽然普莱斯威克机场还没有关闭，但天气却越来越恶劣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机场的情况也都达不到降落的标准；更糟糕的是，情况丝毫没有改观的迹象。

多奇又读了一遍报告。父亲对飞行的热爱影响了两个儿子，但对于多奇来说，风险重重的飞行生涯倒也还算幸运。在一次军事飞行中，多奇的哥哥因恶劣天气造成空难而丧生。

起飞前检查完毕之后，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等着飞机就位的通知。

辛克莱国际航空公司从另一家欧洲航空公司购买了一架二手波音 747 苏格兰箭号飞机。机身配有 RB211 引擎，该引擎的问世曾令罗尔斯 - 罗伊斯公司倒闭。多奇认为 747 和 RB211 组合起来效果还不错。

随机工程师坐在两位飞行员的中间。多奇转身对他说：“萨米，你给飞机加油了？”

“是的。”

战争时期，萨米·科瓦克的父亲曾经从波兰逃出，随后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但萨米却没有一点东欧口音，他说话时带有一口纯正的法式腔调。

“要是赶上顶风的话，咱们就有麻烦了。”

随机工程师耸耸肩说：“多奇，不管怎样，咱们已经晚了。唉！明天午餐的时候我本来还有个约会呢！”

“这回她肯定是要等你了。”多奇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机长身上。他僵硬地坐在那里，腰杆挺得笔直，双眼紧紧盯着前风挡。雨滴啪啪地在上面对打着。

今晚，费戈斯·麦克纳博显得有点反常，并且焦躁不安。

这不仅仅是因为警察审问以及飞机晚点而引起的,但对他来说,晚点无疑是雪上加霜。除此之外,似乎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原因。机组人员把文件从报到处拿走时多奇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登机之前,他轻声问了问随机工程师:“萨米,你看机长是不是特别焦虑不安?”

科瓦克轻声回答:“那是肯定的。和那个空姐的事有关,传言说他和她有不正当关系。”

多奇摇了摇头。麦克纳博用情不专早就名声在外,但这种事跟他没什么关系。

“辛克莱 984,这里是辛克莱飞行系统。”多奇戴上耳机,调整了麦克风的位置。

“飞行系统,请讲。”

“辛克莱 984,警方通知我们,他们要与麦克纳博机长谈谈。请你关闭引擎,让他回到飞行系统办公室来。”

多奇朝驾驶舱另一端的那位老飞行员望去,他正凝视着前方寒夜的最深处,神情萧索而木然。“我想你搞错了。警方已经审问过机长了。”

麦克纳博突然抬起头问道:“什么? 什么事?”

“他们说要请您回到飞行系统办公室去,警方想和您再交流一下。”

无线电在多奇的耳机中再次嗡嗡响了起来。“没错,伙计们。告诉麦克纳博机长,让他赶紧把屁股挪过来,越快越好。”

麦克纳博摘下耳机,听到最后这句话时眉毛不禁横了起来。多奇以为他一贯的暴脾气又要发作了,但这次却是例外。

“内尔先生,你来掌控。关闭引擎。”

麦克纳博说完,起身离开了座位,爬出驾驶舱的一刹那,他的面色显得苍白异常。

“可能是他跟莎莉·斯克林格之间的所有事情都被人知道了。”等麦克纳博一走远,萨米·科瓦克的声音立刻高了起来。

“这事和我们无关。”

“莎莉的丈夫在普莱斯威克机场中心工作,是一位空中交通管制指挥。”科瓦克说,“他们说麦克纳博想让她离婚,再和他结婚,但是她却一直搪塞着。”

“谁和你说的这些?”

“有个乘务员说的。那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叫特鲁娣·博登思达,是德国女孩。天啊,我真想跟她上床!”

“她怎么知道的呢?”

“还不是那些小道消息。”

引擎渐渐停了下来,科瓦克身子往后仰了仰,手放在脑后。
“每个航空公司都是这样。乘务员知道所有人的事,公司的小道消息要是没有他们可不行。我和你说,如果今晚董事长挑了个女人,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就尽人皆知了。尤其是在辛克莱国际工作的女人。”

“好像你对公司的女员工印象不好。”

“不好?”科瓦克笑道:“每个和我睡过觉的乘务员,我对她们的印象都很好。”

“包括特鲁娣·博登思达?”

随机工程师笑了笑说:“我目前正在她身上下功夫呢!”

多奇没有吭声。科瓦克为了打发时间,拿出一本《花花公子》杂志来。他大声打着口哨,说:“喂,多奇,要不要这个?”

半个小时之后,麦克纳博冲进驾驶舱,用肘粗暴地挤了挤随机工程师。

“机长,没事吧?”多奇问道。

“我们起飞吧!”

“允许我们出发了?”

“我说的,起飞,妈的!”

要在肯尼迪机场起飞升空可不是件容易事。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狂风阵阵。飞机迎难而上,逐渐进入上层的平流层中。

飞往大西洋东岸的其他航班多数也已准时起飞,离开了机场。远程喷气式飞机机群也已升空,开始横渡大洋,将 984 辛克莱航班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机长,需要发出海上通行申请吗?”多奇轻轻地提醒麦克纳博,他们即将飞入北美海岸上空。按理说,先起飞然后发出申请是很正常的,但前提是申请发出时间不能太晚。

“申请维克多航道,飞行高度为 330 的飞行许可。”多奇听到麦克纳博简要地说了一句。

维克多航道是夜间横跨北大西洋的 6 个平行航道之一。多奇选择了许可发送频率,然后发出了请求。

他接收到了回答,将其记录在日志上。“机长,已经允许我们进入维克多航道了。飞行高度 330。”已经将甘德的加拿大海上交通管理中心要求的航道分配给他们,即 33,000 英尺高的北部路线。

麦克纳博哼了一声表示确认。

多奇等了几秒钟,接着问道:“我要更新导航吗?”

“我会更新的。”

“好的,机长。”

超过 22,000 英尺高度后,波音飞机爬出了滚滚浓云,飞入了晴空之中。这时,机务人员看到了另一架飞机的灯光,大概在前方 5、6 英里,向下 2000 英尺的位置。

“据空中交通控制中心报告,这是一架 KC135 加油机,正飞往甘德。”多奇说。

麦克纳博耸耸肩。

随机工程师拉开了话匣:“多奇,你去过甘德吗? 那是个偏僻的地方,至于女人…”

年轻的飞行员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萨米,注意点。”

科瓦克坐回到座位上,隐没在两位飞行员的阴影中,说:“和女人在一起,我更喜欢在暖和的地方。在那儿她们穿的要少一些。”

驾驶舱那头,麦克纳博坐在位置上不安地挪动着身体。

多奇向外望了一下另一架飞机的灯光。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坐在商务舱前排的那位乘客又喝了一大杯威士忌。酒气炙烤着他的喉咙,但却让他感觉稍好。登机前,他一直在不停地开会。

汗水沾满了他的额头,闪闪发亮。浅灰色的套装弄得皱巴巴的,好像他一天一夜都穿着这套衣服似的。大腿上放着一只

打开的黑色皮包,他不停地翻弄着里面的几张纸,仔细查看着,并对比着,偶尔还用铅笔迅速地做些记号。

一位乘务员警告大家飞行中会出现湍流震荡,但这位乘客却置之不理,始终没有系上安全带,带子一头搭落在他旁边的空位上。他常坐飞机旅行,经验多了,自然不会为天气大惊小怪。一位空姐微笑着走了过来,礼貌地提示他系好安全带。他只是哼了一声,又点了杯威士忌。他眼睁睁地看着笑容在空姐的脸上淡去,然后一直目送她离开。他始终没有系上安全带。

他继续阅读着腿上的那份文件。飞机着陆后1小时之内,他就要向董事会介绍基本情况,对是否接受美方的提议做出分析,这提议对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些董事曾提议,赞成那些英国的竞争对手们获得公司的股份,这令他十分恼火。这跟让投标人控制股份、削弱他自己的地位没什么两样。而美国人希望的就是他能够掌控一切。

“小姐!威士忌呢?”

他端起刚送来的酒一饮而尽。憋闷的胸口顿感轻松,汗水也冒了出来。他解开了领带。空姐停下脚步,望着他涨红的脸颊。

“再给我拿一杯来!”他一把抓住她。

“先生,您是不是……?”

“再来一杯,姑娘。快!”

他在公文包里的纸张中间摸索着。妻子告诉过他,药丸放在里面了,但他却没找到。那又怎么样?没有药他也扛得住。

此时,玛吉·罗琳也想喝上两口。父亲曾教过她,每次遇

到困难时多喝酒就行。但愿父亲安息。

她朝普通舱尽头望了望，然后悄悄溜进前面的厨房，自己倒了杯威士忌，之后又是一杯。喝完后，她在嘴里放了一颗薄荷糖。

玛吉刚才听说费戈斯·麦克纳博又被警方叫去重新审问。他不会说的，因为他聪明绝顶，不会透露任何信息，否则他将失去很多东西。

薄荷糖在她口中碎裂。她用手掩住口部，往掌心里呼了口气。威士忌的酒味已经被遮住了。作为这个航班的高级空姐，她得起模范作用。

“玛吉？”

另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她身后，吓得她跳了起来：“哦，天啊，特鲁娣，你吓了我一跳。”

女孩带着一点德国口音，轻声道：“你怎么了，玛吉？像个幽灵似的。”

“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每个月的那几天要到了。”她转过身，面对着厨房里的那些托盘。

年轻的空姐往前走近了一步。这一步走得太近了，就算是要安慰她也太近了。“我们商务舱里出了个问题。有个面相滑稽的老头，喝了好多杯烈酒，还要喝。我觉得他喝得已经够多了了，但他却发起脾气来了。”

玛吉用手擦了擦眉毛上的水珠，然后转过身对着这个女孩说：“没事，特鲁娣，我会处理的。”

她今年 35 岁，算是飞机上最有经验的空姐，什么样的人她都见过：醉鬼、吓坏的人、粗鲁的家伙……她对付每种人都有一套